

世界文豪书系

雪莱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 OF
PERCY BYSSHE SHELLEY

5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Yang Xuli

雪 莱 全 集

第五卷

小说 散文

江 枫 主 编

傅惟慈 杨熙龄 等译
杨 黎 徐文惠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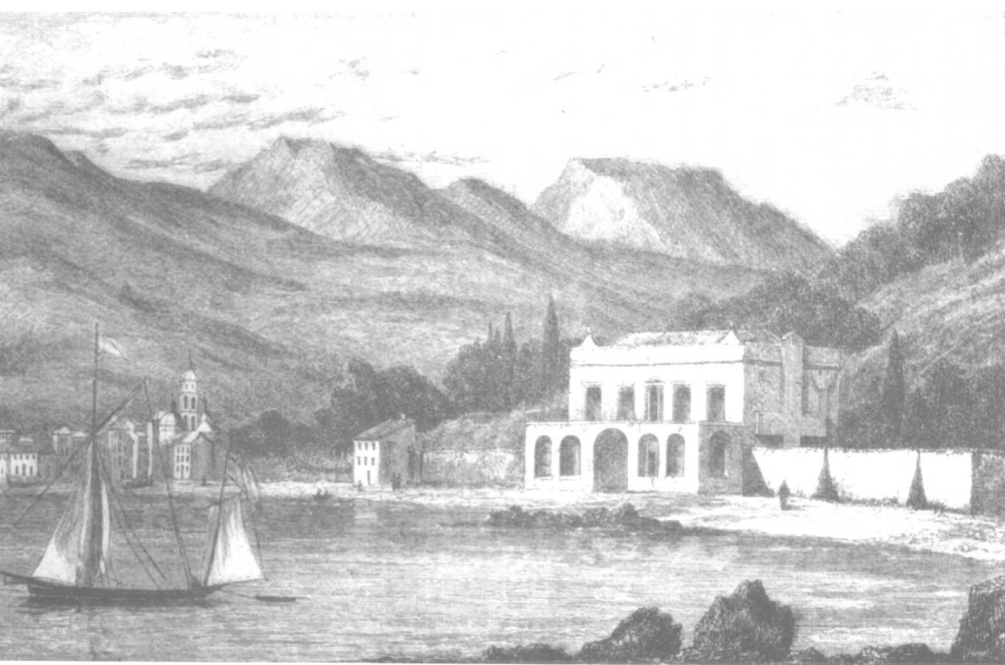
雪莱与玛丽在圣潘克拉斯墓地。场地景物根据 W.P.弗利思于 1870 年对墓地的素描，头像根据雪莱之子珀西爵士及其妻小雪莱夫人所拥有的画像绘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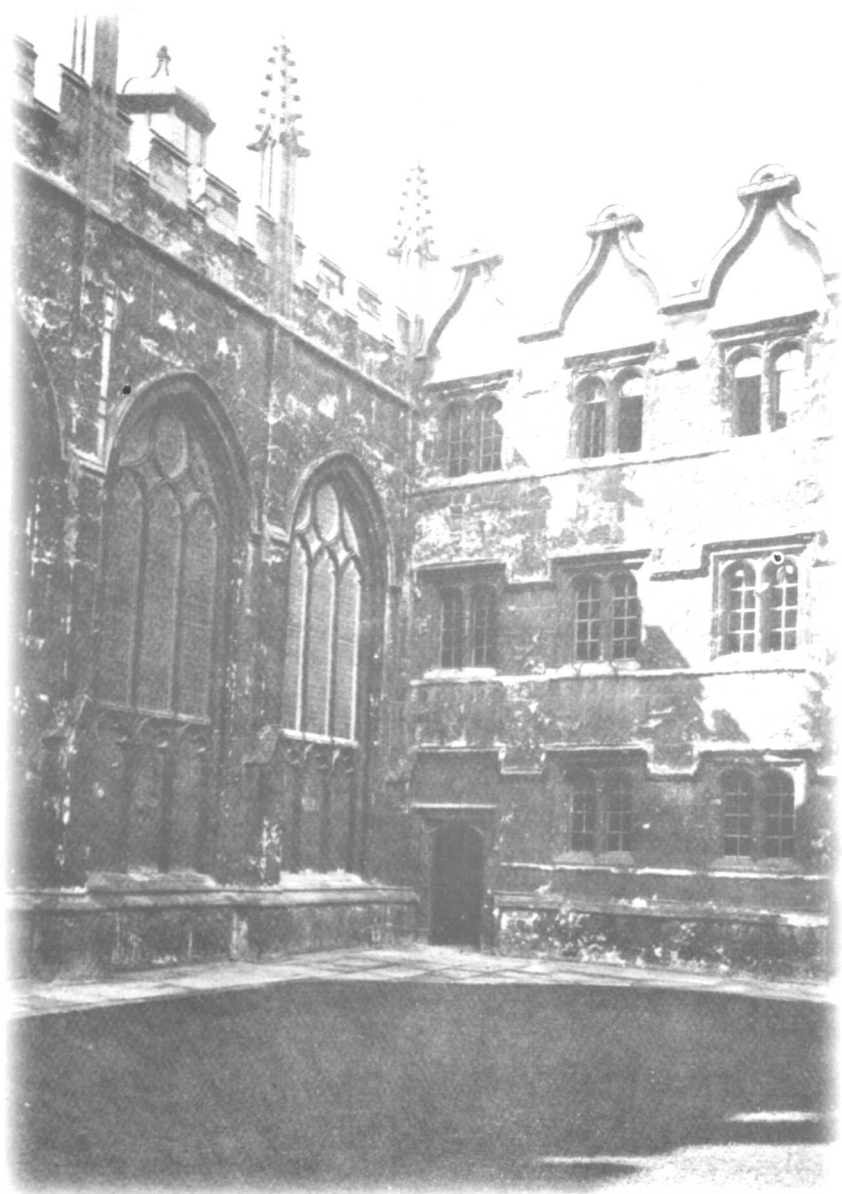
珀西·毕希·雪莱



玛丽·雪莱



卡萨马格尼。1822年雪莱在斯佩齐亚湾住所，近处是他后来随之沉溺的小艇“堂璜”



牛津，大学学院，右边两个窗户
里面就是雪莱当年住过的房间



珀西·毕希·雪莱。胶版画



小说 散文

3B2382/61

总 目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|
| 第 1 卷 | 抒情诗 |
| 第 2 卷 | 长诗（上） |
| 第 3 卷 | 长诗（下） |
| 第 4 卷 | 诗剧 |
| 第 5 卷 | 小说 散文 |
| 第 6 卷 | 书信（上） |
| 第 7 卷 | 书信（下） |

目 录

小 说

- 札斯特洛齐 傅惟慈 译 (1)
术士圣欧文
——一个传奇故事 杨 黎 译 (108)

散 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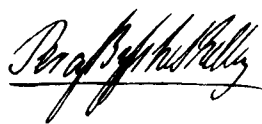
- 柯利修姆遗址 (片断) 徐文惠 译 (207)
刺客——一个传奇的片断 徐文惠 译 (216)
论爱 徐文惠 译 (234)
伯里克利时代
——兼评佛罗伦萨画廊的雕塑 徐文惠 译 (237)
论生活 徐文惠 译 (248)
论来世 徐文惠 译 (253)
论死刑 (片断) 徐文惠 译 (258)
论古风俗, 涉及爱的主题 徐文惠 译 (264)
论文学的复兴 徐文惠 译 (271)

论《会饮篇》(片断)	徐文惠	译 (274)
道德沉思录	徐文惠	译 (276)
形而上学沉思录	徐文惠	译 (287)
评赫格的《爱历克斯·海玛道夫亲王 回忆录》	徐文惠	译 (294)
论基督教	徐文惠	译 (302)
驳自然神论 ——对话录	杨熙龄	译 (326)
论无神论的必然	杨熙龄	译 (358)
告爱尔兰人民书	杨熙龄	译 (363)
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	杨熙龄	译 (398)
人权宣言	杨熙龄	译 (415)
致艾棱巴罗勋爵的信	杨熙龄	译 (422)
关于在整个王国实行选举制度 改革的建议	杨熙龄	译 (435)
为夏洛蒂公主去世告人民书	杨熙龄	译 (441)
为诗辩护	缪灵珠	译 (451)
论素食	柯彦玠	译 (494)
改革的哲学观点	姜秋霞	译 (503)
论魔王和魔鬼	时胜利 卢明君	译 (552)

— 小 说 —

札斯特洛齐

傅惟慈 译

A stylized,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reading 'Boris Pasternak', written over a horizontal line.

第一章

可怜的维锐齐啊，如今伶仃一人，同世上所有心爱的人分开，陷入了暗中与他为敌的仇人魔掌，他已远远为幸福所抛弃了。

在寂静无声的暗夜里，万物漆黑，札斯特洛齐为最凶险的复仇心理所驱使，悄悄来到一家小客店门前。维锐齐正在这家客店里浑然不觉地酣睡。

札斯特洛齐高声呼喊店老板。老板一听见札斯特洛齐这个名字，就吓得心惊胆战，浑身颤抖着应声走出来。

“你认识意大利人维锐齐吗？他就住在你的店里。”

“是的，他住在小人店里，”店老板说。

“这个人我非要干掉不可，”札斯特洛齐狠狠地说，“让我手下的人——乌哥和贝纳多跟着你到他房间去。你可不许捣鬼，什么也逃不出我的眼睛。”

这一行人悄无声息地走上楼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复仇计划的第一步。他们把一直在沉睡中的维锐齐抬到街上一辆马车前面，准备把札斯特洛齐捕获的猎物载到他早已安排好的处所。

乌哥和贝纳多把酣睡的维锐齐抬进马车。马车立刻飞速地驶走，一直奔驰了几个小时。虽然颠簸摇动，维锐齐却睡得像死人一样。

札斯特洛齐与乌哥都戴着面具；骑士左前方一匹马上的驾御手贝纳多同样也戴着假面具。

天仍未明，马车驶到一片荒凉、偏僻、长满常青灌木的草原上。在一座驿站上换了马，又接着行驶。最后，天开始破晓了，但维锐齐却仍然未从梦中醒来。

乌哥有些害怕，问札斯特洛齐为什么维锐齐睡得这么死。札斯特洛齐其实是知道原因的，却只阴沉沉地说了声“不知道”。

马车飞驰了一整天；天公似乎非常忧郁，一直用一块昏暗的帷幕笼罩着大地。他们偶然在一家小店停住，更换马匹，略进一些饮食。

夜幕降临时，马车离开了大道，驶进一片极大的森林。车轮在崎岖不平的灌木丛里艰辛地前进。

最后，车停下了。俘虏被从车上抬下来。这里有一个不大的峡谷，石壁上有一个岩穴。他们把绑架来的人抬了进去。

这位无辜受难者在昏睡中本来对自己的恶劣处境是一无所知的，这时却已醒过来。他一下子惊惧万分，拼命想从几名恶汉的手中挣扎出去。

这时他已被扔到岩穴里的地上；他倚着一块突出的岩石挣扎着站起来。

“抵抗是没有用的，”札斯特洛齐吼道，“你不如乖乖地听我们摆布，少受一些罪。我对你的处罚还可能轻一些。”

维锐齐由于被人做了手脚，长时间昏睡，再加上大病初愈，体力极其虚弱，只有摇摇晃晃跟着这些人往前走。他的睡意尚未完全消失，不敢相信目前的处境是真实情况。他觉得自己仍在一场噩梦中，一切看到的景象都引起他不可名状的惊惧。

在崎岖的岩石上下行了一段路，他们走到一扇铁门前。第一眼望去，这扇门好像岩石的一部分。此前，他在一片漆黑中什么也分辨不清。但这时贝纳多拿来一只火炬，维锐齐才第一次看清带他来这里的人都戴着面幕。

巨大的铁门打开了。

在火炬的照耀下，幽森的岩洞更令人恐怖。维锐齐打量了一眼这阴森的地方，认定这个地方将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，终生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了。他又奋力挣扎了一通，但他孱弱的身躯却不堪凶狠的乌哥一击。他昏倒在乌哥的双臂里。

胜利者把他拖进潮湿的岩洞，用铁链锁在石壁上。一条铁链横缩在腰部，四肢各锁在一只U形的大铁桩上，身体紧挨着冰冷的岩石，连一点儿稻草也没有。仅有一只手是自由的，为了能拿到每天送给他的一点点面包和水。

他的所有活动都被剥夺，只有思想仍是自由的。但是一想到过去，再比较一下现在的遭遇，更叫他苦不堪言。

乌哥每天早晚各来一次，给他拿来一些极其粗劣的面包和一罐水；札斯特洛齐偶尔也同他一起进来看一眼。

维锐齐向他们乞求，请求怜悯，甚至求他们干脆把自己杀掉，但一切都徒然。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地把自己囚禁起来，这样狠毒地折磨自己，但是那冷酷的狱卒却只绷着脸，从来不开口说一句话。

在囚禁煎熬中，维锐齐的身体越来越憔悴。他一时陷入恐怖，一时又对一切绝望；在这样极其单调的两种心情中，已不知在这个阴暗的岩穴里度过了多少日夜。他逐渐对这种苦难已经习以为常：一只水涇的蜥蜴从他赤裸的、无法转动的肢体上爬过，他已不再发抖；粗大的蚯蚓在他的蓬乱的长发里蠕动也不再使他毛骨悚然了。

黑夜与白昼无法区分。他在岩窟里实际只关了几个星期，但在他混乱的幻觉里却认为已被囚禁了若干年了。有的时候，他甚至认为他已经不是在人世上忍受痛苦折磨了。乌哥面目狰狞，如同恶魔，使他感到自己已失去重生的希望。他对自己如何神秘地从邻近慕尼黑的一座客店被弄到这一阴森地狱，也百思不得其解。一句话，不论他思索什么，都无法得到结论。

一天晚上，在他长久地凝视着笼罩一切的黑暗之后，疲倦已极，不觉沉睡过去。这还是他被囚禁之后第一次真正的睡眠。但是突然间，岩穴上面一声巨响一下子把他惊醒。他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在他那早已对一切绝望的心中甚至又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。他听着听着，又是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：原来那是一场大雷雨，霹雳似乎要把宇宙震碎。

他发现自己的希望破灭后，就无可奈何地向造物主祈祷起来，希望上帝能听到一个被禁锢在地心深处的囚徒的声音。这时他似乎已把人世的甘苦完全置之度外，就是对身受的痛苦也不介意了。

正当他这样沉思默想的时候，一声更剧烈的霹雳使岩洞也震颤起来。一道闪烁的电光直穿洞穴，从洞顶射到地面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洞顶轰隆一声塌陷下来。

一块巨大的岩石斜落到岩穴里，一端被坚硬的石壁嵌住，另一端砸在大铁门上，几乎把门顶开。

维锐齐被锁链钉在上面的那块石头没有被震开。雷雨虽然逐渐过去，但却落下冰雹来。维锐齐的赤裸的肢体被雹子击得生痛。电光虽然只在远处闪烁，却刺痛了他的眼睛，因为他早已不习惯任何光亮了。

最后，雷雨完全过去了，只从遥远的天边还传来一些沉闷的声响，闪电也微弱得几乎看不到了。天已明亮，却没有人到岩穴里来。维锐齐推测，或者他们有意把自己饿死，或者他们自己在雷雨中遭到了不幸。他认定自己的死期已经不远，他决定以肃穆的情怀等待死亡降临。

他的水罐已被石块击碎，只剩下一小块面包是他的全部口粮了。

他发起高烧来，浑身发烫，头脑也变得混乱起来。在一阵精神错乱中，他把那块能延迟自己死期的面包也扔到不知什么地方